• 共识解读 •

《原发性肝癌三级预防共识(2022年版)》解读

胡洋洋,肖 滢,罗 越,王亚东*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感染科,河北 石家庄 050051)

[摘要] 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常见恶性肿瘤及主要肿瘤致死病因之一,其中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占75%~85%。早期预防、规范监测、及时诊断、科学治疗、预防复发是改善患者预后生存的关键。针对HCC的预防措施包括一级、二级和三级预防。其中三级预防是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少HCC患者肿瘤复发、转移,降低病死率和改善生存状况的措施。本文从临床角度结合国内外HCC相关最新循证学证据对2022年版《原发性肝癌三级预防共识》进行解读,以期为临床医生提供有关HCC根治性治疗后复发的监测、诊断、预防的合理建议和决策参考。

[关键词] 肝肿瘤;三级预防;监测 doi:10.3969/j.issn.1007-3205.2023.11.001

[中图分类号] R735.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3205(2023)11-1241-07

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 PLC)根据病 理学类型被划分为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CC)、HCC-ICC混合型肝癌以 及其他未分化型肝癌,其中 HCC 占 75%~85%[1]。 HCC 发病率和病死率分别居我国恶性肿瘤第五位 和第二位。目前针对 HCC 有多种分期方案,国外 如巴塞罗那标准(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 BCLC)、日本整体分期评分系统、意大利肝脏肿瘤 评分等。国内更多依据患者体力状态、肝功能、肿瘤 特点等制定的 I ~ IV 期的中国肝癌分期方案(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 CNLC),其中 I ~Ⅲ期每期又 被细分为a和b两期。HCC根治性治疗是指针对 BCLC 0~A 期或 CNLC I a~ II a 期 HCC 患者通 过手术切除、局部消融、肝移植等方法完全消除 HCC 肿瘤病灶,以达到肝切缘病理学检查无癌细胞 与癌组织残余,无血管和胆管侵犯,无淋巴结或肝外 远处转移的证据,并且在治疗后2个月无肿瘤局部 影像学或血清学特征性表现。根治后复发则是指根 治性治疗后 HCC 再次发生,包括肝内复发 (intrahepatic recurrence, IHR)、肝外转移 (extrahepatic metastasis, EHM)以及肝内复发伴肝 外转移。HCC 三级预防是指对已发生 HCC 的患

者行根治性治疗后,进一步根据复发风险分层进行监测、控制 HCC 基础疾病及抗肿瘤复发治疗,以减少 HCC 复发、降低病死率和提高生存率。《原发性肝癌三级预防共识(2022 年版)》(下简称共识)是于2022 年 8 月由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依据 HCC 复发的危险因素、病理机制、预防措施、监测及诊断技术、相关治疗的循证医学证据制定[2]。笔者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从 HCC 根治性治疗后复发流行病学,危险因素、监测评估、预防处理等方面进行解读,以期加深临床医师对共识的认知和理解。

1 HCC 根治性治疗后复发的流行病学与危险因素

1.1 流行病学 HCC 患者根治后复发受多种因素影响,2 年复发率 30%~50%^[3],5 年复发率最高达70%^[1],以 IHR 为主,EHM 主要见于晚期复发,常发生在 IHR 多次治疗后,肺是 EHR 最常见器官,约占 42.6%。肝移植术后复发率相对较低,10 年复发率仅为 10%~15%,其中位复发时间为 20.5 个月^[4]。地域分布分析显示 HCC 患者移植后复发亦存在地域分布差异,其中以亚洲地区复发率最高,其次为北美、欧洲、非洲、南美。通过分析 HCC 发生病因显示,以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重叠感染为基础的 HCC 患者复发率最高,其次为HCV或 HBV 单独感染、非 HBV、HCV 感染者^[5]。日本研究显示,HCV-HCC 患者根治性治疗后 2 年、3 年累积复发率分别为 43.4%、50.8%。HBV/

[[]收稿日期]2023-02-24

[[]作者简介]胡洋洋(1995一),女,四川成都人,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医师,医学硕士研究生,从事感染肝病临床与基础研究。

^{*} 通信作者。E-mail:wangyadong@hebmu.edu.cn

HCV 重叠感染的 HCC 患者肝切除后 5 年复发率为 52.8%^[6]。肝硬化是 HBV、HCV 感染后晚期阶段,多数 HCC 发生于肝硬化基础,数据显示,HBV相关肝硬化基础的 HCC 患者肝切除术后 1 年、3 年和 5 年累计复发率分别为 16.7%、38.6%、53.7%,HCV 相关肝硬化基础 HCC 患者 1 年、3 年和 5 年累计复发率分别为 20.8%、52.2%、71.6%,略高于HBV 肝硬化患者。此外,HCC 复发风险与 HCC 分期相关,CNLC Ia、Ib、IIa期 HCC 根治性治疗后 5 年复发率分别为 46.0%、66.6%和 81.2%,提示随 HCC 临床分期增加复发率升高^[7]。因此,HCC 近期复发以 IHR 多见,复发风险受 HCC 基础病因及肝脏基础状态、根治性治疗方式等影响,且随临床分期进展、随访时间延长而增加。

复发严重影响接受根治性治疗 HCC 患者预 后,研究显示,肝切除术后1年内复发患者中位生存 期仅20.1个月,显著低于无复发患者的75.0个 月[8]。中国一项多中心研究显示,根治性手术后 HCC 早期复发患者较晚期复发患者中位生存时间 显著缩短(13.5 vs. 36.6 个月),复发性 HCC 再切除 后3年和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50.5%和29.7%,无 病生存(disease free survival, DFS)率分别为 39.4% 和 26.6 % [9]。回顾性研究显示,根治后 HCC 复发 导致患者 5年生存率下降 24%,中位生存期缩短 54 个月,尤其复发后未采取治疗措施,中位生存期将缩 短至仅3个月。肝移植术后患者5年和10年生存 率分别为70%和50%,肝移植术后复发患者中位生 存期仅为10.6~12.2个月[10],移植后复发导致的病 死率约为8%~11%[1,4]。因此,HCC根治术后应 密切监测并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复发。

1.2 复发的危险因素 HCC 根治性治疗后复发与HCC 形态 及病 理学特征,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AFP-L3 及异常凝血酶原(des-γ-carboxy prothrombin,DCP)等 HCC 生物标志物水平,根治性治疗方案,HCC 病因,是否合并糖尿病、肥胖等代谢性因素,性别及 HCC 家族史等密切相关。共识指出慢性 HBV 和(或)HCV 感染、肝硬化基础为 HCC 根治性治疗后复发的重要危险因素。

1.2.1 肝硬化与纤维化 肝硬化患者肝脏储备、细胞修复及再生能力下降,影响 HCC 患者治疗结局和术后复发。日本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接受腹腔镜下肝切除术的 Child-Pugh B级肝硬化患者较 Child-Pugh A级患者更易复发, Child-Pugh A级组、B级7分组、B级8/9分组复发率分别为49%、48%、

63%[11]。国内学者研究也显示,肝功能 Child-Pugh A和B级,肿瘤直径≤3 cm 的单发肿瘤术后2年复 发率 26.8%, Child-Pugh C 患者则升至 55.6%。相 比肝脏硬度值(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 LSM) < 12 kPa 的 HCC 患者, LSM≥ 12 kPa 患者 远期复发风险升高一倍[12]。一项前瞻性观察研究 显示,无复发、近期复发、远期复发患者中位 LSM 值分别为 11.8、12.4、18.2 kPa, METAVIR 病理分 级 F1~F4 人群近期复发率呈递增趋势,且远期复 发人群中 F3 和 F4 患者分别占 14.8% 和 85.2% [13]。 Zhang 等[14]依据 Laennec 评分系统将 88 例肝切除 术后 HCC 患者分为无肝硬化/轻度肝硬化(F4A)、 中度/重度肝硬化(F4B/4C)组,2组1年、3年、5年 复发率分别为 7.4% vs. 14.3%、23.5% vs. 42.9%、 36.8% vs. 60.2%。因此可以推测,伴随肝脏纤维化 程度进展、肝硬化程度加重,HCC 患者根治术后复 发率呈逐渐升高趋势。

1.2.2 慢性 HBV、HCV 感染 HBV 感染引发的 慢性持续炎症,破坏机体抗肿瘤免疫,促进肿瘤转移 和微血管侵犯,故此 HBV 感染不仅是 HCC 发生的 重要始动因素,也参与 HCC 根治后复发,国内外诸 多研究均已证实,有效的抗病毒治疗对于降低 HCC 发生和复发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诸多指南、共识均推 荐在 HCC 治疗前后辅以抗病毒治疗。Wang 等[15] 最新研究证实, HBV DNA≥ 2 000 U/mL 的 HBV-HCC 患者发生微血管侵犯(microvascular invasion, MVI) 风险为 HBV DNA <2 000 U/mL 患者的 1.399 倍,且其联合补体 C4、白细胞分化抗 原 4 阳性、免疫球蛋白 A 可用于预测合并 MVI 的 HCC 患者肝切除术后1年复发风险。不仅如此,术 前 HBV DNA>2 000 U/mL 也是 HBV-HCC 肝移 植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除 HBV DNA 外, 乙 型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水平同样也被证实与 HCC 发生风险相关, 韩国一项研究随访 2 520 例 HBsAg 阳性的肝切除 术后 HCC 患者,其中 172 例患者在 3.6 年中位随访 期内发生 HBsAg 阴转,该人群远期 HCC 复发风险 较 HBsAg 持续阳性患者显著降低(20.9% vs. 36.4%)^[16]。Qi 等^[17]纳入 447 例 HBV DNA 阳性 HCC 根治性治疗后患者的随机对照研究显示,抗病 毒治疗≥1年复发风险降低45%~66%,而且早期 联合抗病毒治疗患者2年、8年无复发生存 (recurrence free survival, RFS)显著优于晚期联合 抗病毒治疗组、单药治疗组。不仅如此,根治性治疗 前抗病毒治疗亦有助于降低术后 MVI 发生及 HCC

复发风险。因此,对于 HBV 感染者早期抗病毒治疗,尤其在根治性治疗前有效的抗病毒应答对于预防术后复发具有重要价值,其中 HBV DNA 下降及 HBsAg 阴转成为抗病毒应答以及 HCC 复发的重要评价指标和预测因素。

HCV 感染亦是 HCC 发生、发展和复发的重要 危险因素,且 HCV-HCC 年复发率较 HBV-HCC 增 高 2%~5%。HCV RNA 阳性的早期 HCC 患者, 根治性治疗后接受直接抗病毒药物(direct-acting antiviral agents, DAAs)治疗2年、5年复发率均显 著低于未抗病毒治疗患者(27.2% vs. 42.9%、 49.2% vs. 75.5%)[18], 尤其获得持续病毒学应答 (sustained virological response, SVR) 患者远期复 发风险下降获益最大[19]。因此在 2021 年更新版 《HBV/HCV 相关肝细胞癌抗病毒治疗专家共 识》[20]中强调 DAAs 治疗后获得 SVR 可显著降低 HCV-HCC 发生风险,对于根治性治疗的 HCV-HCC 患者接受 DAAs 治疗可降低 HCC 复发风险, 降低死亡风险,提高总体生存率。故推荐在 HCV-HCC 根治性治疗后 4~6 个月肿瘤无复发,即可开 始 DAAs 治疗。

1.2.3 非感染性肝病 随着乙型肝炎疫苗、抗 HBV/HCV 药物的逐渐推广应用,病毒性肝炎患者 逐渐下降,而以酒精性肝病(alcohol-related liver disease, ALD)、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associated fatty liver disease, MAFLD)、自身免疫 性肝病及遗传代谢性肝病等为代表的非感染性慢性 肝病的发病率呈逐渐增高趋势,基于此类疾病为基 础的 HCC 发病率也明显高于正常人群。虽然此类 疾病相关 HCC 在临床明确诊断时较 HBV/HCV 相关 HCC 患者的肿瘤学分期更晚,但5年复发率 显著低于 HBV/HCV 相关 HCC 患者,其5年 RFS 分别为 47%、41%、31%。Yun 等[21]将 HBV-HCC 手术治疗后的患者分为 MAFLD 组和非 MAFLD 组,随访发现 MAFLD 组 1 年、3 年和 5 年 HCC 复 发率显著高于非 MAFLD 组,并且 3 年和 5 年全因 死亡率也显著升高,提示合并代谢性因素增加 HCC 根治性治疗后复发风险。因此,对于原发肝病病因的 控制对于预防 HCC 根治性治疗后复发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

2 关注 HCC 根治性治疗后复发监测

2.1 复发风险分层 HCC 形态与病理学特征是根治性治疗后复发的重要危险因素。Li 等^[8]回顾性分析 885 例 HCC 患者接受肝切除术后临床资料显

示,肿瘤直径>5 cm、AFP>400 μ g/L、肿瘤数目 多、合并 MVI 是根治后早期复发危险因素。日本学 者对肿瘤直径分层分析证实,肿瘤直径 3~5 cm、 >5 cm患者肝切除后的早期 IHR 风险分别为直 径<3 cm 患者的 1.38 和 1.90 倍, EHM 风险为后者 的2.86和 4.72 倍[22]。不仅肿瘤大小、肿瘤数目亦和 肿瘤负荷相关,数目越多根治性治疗后复发风险越 高。一项纳入 3 903 例根治性切除术后 HCC 患者 的国际多中心研究显示,多发性肿瘤(2~3个)复发 率较单发肿瘤显著升高,并且肿瘤数目是术前和术 后复发预测模型重要参数之一[23]。回顾性研究证 实,低分化 HCC 患者肝移植后复发风险为中高分 化患者 3.3 倍,5 年复发率显著升高(39.3% vs. 13.0%),同时生存率下降(49.9% vs. 67.4%)。早 期复发取决于原发肿瘤的生物侵袭性,尤其与发生 MVI 和卫星灶相关。MVI 在 HCC 患者群体的发 生率为34.6%~70.4%,其机制可能与肿瘤细胞脱 离基底膜发生免疫逃逸有关。合并 MVI 的 HCC 患者往往 BCLC 分期更晚、血清 AFP 更高,肿瘤直 径更大,卫星结节更多,分化程度更差,当同时出现 门静脉、肿瘤包膜静脉 MVI,则需警惕早期复发和 肝外转移。Xiong 等[24]将 160 例根治性肝切除术后 HCC 患者分为无 MVI 组和 MVI 组, MVI 组 2 年 复发率明显升高,且生存时间较无 MVI 组显著缩 短。合并 MVI 的 HCC 患者肝切除术后 1 年复发 率升高 3.1 倍, 肝移植术后 5 年复发率升高 3.9 倍。 HCC 肿瘤周围卫星灶主要由肝内转移引起,被认为 是合并 MVI 的 HCC 患者的疾病进展。直径> 3 cm的单发肿瘤卫星灶发生率较≤3 cm 患者增加 2.9 倍,伴有卫星灶 HCC 患者较无卫星灶患者肝切 除术后早期肝外转移风险增加 73%[25]。关于肿瘤 包膜形成对 HCC 术后复发影响的文献报道较少, 国内研究显示,合并 MVI 的 HCC 患者同时出现肿 瘤包膜侵犯,在R0切除后HCC早期复发风险为无 包膜侵犯患者的 2.06 倍[26]。基于上述研究证据, 共识强调 HCC 肿瘤直径>5 cm、数目≥3 个,以及 病理学观察无完整包膜、肿瘤细胞低分化、伴 MVI 及卫星灶为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因此对于根治性 治疗后 HCC 患者应根据复发相关因素进行危险分 层。基于上述肿瘤病理特征及生物学行为等因素对 HCC 复发和预后的影响,结合 HCC 病因及临床分 期,共识提出将 HCC 根治性治疗后人群分为 4 级: (1)低风险人群,即单发肿瘤直径≤3 cm(BCLC 0~ A/CNLC I a 期),伴下列任何一项危险因素:① HBV-HCC 低 HBV DNA 载量/获得病毒学应答;

② HCV-HCC 获得 SVR;③ 非肝炎病毒感染肝病 相关 HCC。(2)中风险人群,即单发肿瘤直径≤ 5 cm(BCLC 0~A/CNLC Ia期),伴≥1 项下列危 险因素:① HBV-HCC 或 HCV-HCC, HBV DNA 或 HCV RNA 高载量;② 进展期肝纤维化;③ 肝癌 家族史;④糖尿病和(或)肥胖;⑤长期饮酒。(3) 高风险人群,单发肿瘤直径>5 cm 或 2~3 个肿瘤 结节,最大结节直径≤3 cm(BCLC A/CNLC I b 期),伴下列任何一项危险因素:① 肝硬化;② 下列 血清学变化≥1 项: AFP 200~400 μg/L, AFP-L3 5%~10%,DCP 100~400 mAU/mL。(4)极高风 险人群,具备下列三项中1项:① 单发肿瘤直径> 5 cm或 2~3 个肿瘤结节,最大结节直径≤3 cm (BCLC A/CNLC Ib期),伴≥1项下列血清学变 化: AFP \geq 400 μ g/L; AFP-L3 \geq 10%; DCP \geq 400 mAU/mL;② 2~3个肿瘤结节,最大结节直 径>3 cm(CNLC Ⅱ a);③ 肝组织病理学具有下列 肿瘤特征≥1项:MVI、卫星灶、肿瘤细胞低分化。 2.2 根治性治疗方案对复发的影响 HCC 根治性 治疗方法包括肝切除术、局部消融和肝移植术。肝 切除术为肝脏储备功能良好的 CNLC I a~Ⅱa 期 HCC 患者首选方式。直径≤3 cm 的 HCC 患者,选 择手术切除和射频消融虽然在疗效上无明显差异, 但手术切除后肝内复发率明显低于射频消融。手术 方式与切除范围也是影响 HCC 根治性肝切除术后 复发的重要因素。Hidaka等[27]研究发现,合并门 静脉 MVI 的 HCC 患者在肝切除术后 49.9 个月的 中位随访期内,解剖性切除组和非解剖性切除组复 发率分别为57.1%和59.6%,但解剖性切除组5年 RFS 优于非解剖性切除组(38.2% vs. 36.6%)。而 且,腹腔镜切除术较传统开腹肝切除术 HCC 复发 风险更低。肝切除术切缘≥ 1 cm 复发率低于手术 切缘<1 cm 的 HCC 患者。此外,肝切除术中挤压 瘤体或肿瘤破裂造成瘤细胞播散、术中失血量> 1 000 mL、输血量≥800 mL、术后并发肝衰竭及感 染等因素均增加术后复发风险。一项纳入3286例 HCC 患者的全球多中心研究证实,肝切除术后患者 5.6 年中位随访期内复发率为 54.4%,而肝移植术 后患者6年中位随访期复发率仅为14.1%。日本研 究显示,肿瘤数目<3个且直径<3 cm 的 HCC 患 者,接受肝移植治疗的短期和长期预后均优于肝切 除术^[28]。CNLC I a 期及部分 I b 期、肝功能 Child-Pugh A/B级 HCC 患者可选择局部消融作为 根治性治疗手段,包括微波消融(microwave ablation, MWA)、射频消融(radio frequency ablation, RFA)、无水乙醇注射及冷冻消融等。荟萃 分析显示, MWA 治疗后 HCC 肝内复发率高于肝切 除术(16.7% vs. 11.6%),复发风险比增加 2.69 倍。 另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直径≤3 cm 的血管旁单发 HCC 患者肝切除术后和 RFA 治疗后肝外复发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肝切除术后5年和10年累积肝 内复发率分别为 31.0%和 54.7%,低于 RFA 组的 69.6%和 92.1%[29]。荟萃分析显示 RFA 与 MWA 治疗后肝内局部复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0],RFA 与冷冻消融在复发率方面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但 经皮无水乙醇注射治疗1年和3年局部复发率高于 RFA。故此,共识提出肝移植后 HCC 复发风险低 于肝切除术,肝切除术后局部复发风险低于消融治 疗。这一结论对于临床医师为 HCC 患者制定合理 的根治性治疗方式提供重要参考,即便同样是手术 治疗也需要评估并注意手术方式、切除范围以及术 中操作等可能影响术后复发因素的防控。

血清 HCC 标志物的预测价值 AFP-L3、PIVK-Ⅱ/DCP 等经典 HCC 血清标志物 不仅是当前 HCC 诊断和疗效监测的重要指标,在 HCC 根治性治疗前上述指标水平及治疗后变化亦 可反映肿瘤的侵袭性,预测复发风险。术前血清 AFP 水平>200 μg/L 患者肝切除术后复发风险增 加 3.16 倍。肝移植术前 AFP≥ 200 μg/L 的 HCC 患者较AFP<200 μg/L 患者肿瘤组织病理学呈低 分化的比例更高, MVI 发生率更高。根据术前 AFP 水平分层分析显示,AFP< 20 μg/L、20~400 μg/L 和>400 μg/L 的 HCC 患者 5 年复发率依次升高 (19.5% vs. 25.0% vs. 46.2%),伴随 5 年生存率依 次下降(70.45% vs. 61.42% vs. 63.85%)[31]。HCC 患者肝移植时 AFP> 25.5 μg/L 较≤25.5 μg/L 人 群移植术后 10 年复发风险增加 3 倍以上,在等待移 植期间 AFP 动态升高超过 20.8%增加复发风 险[32]。Wang 等[33] 随访 583 例 HCC 患者证实,与 基线 AFP 阴性患者相比,基线 AFP 阳性患者局部 消融术后复发风险增加 24%,且复发时 AFP 阳性 者死亡风险增加 68%。由于 AFP-L3 与 HCC 早期 血管浸润和肝内转移密切相关,AFP-L3> 10%的 HCC 表型被认为更具有侵袭性。根治性治疗前、后 AFP-L3≥ 10%的患者 RFS 明显低于 AFP-L3< 10%患者,根治性治疗后 1 个月 AFP-L3 仍为阳性 者早期复发率增高 5 倍[34]。大量临床研究表明, DCP 升高与 HCC 低分化、MVI 等肿瘤生物学行为 相关,因此被亚太肝病学会推荐用于 HCC 筛查、诊 断、疗效评价及预后评估。一项纳入5647例接受

根治性射频消融治疗 HCC 患者的荟萃分析显示,治疗前 DCP≥ 100 mAU/mL 的 HCC 患者 RFS 明显缩短^[35]。术前 DCP≥ 400 mAU/mL 者较 < 400 mAU/mL者 5 年复发率升高约 2 倍,且前者的 DFS 较后者显著下降。尤其 AFP 和 DCP 可联合辅助判断 HCC 复发风险。术前 AFP 和 DCP 水平均异常升高、单项升高、均无升高的三组 HCC 患者肝切除术后平均 DFS 依次为(18.98±6.17)个月 vs. (36.63±7.62)个月 vs. (64.81±7.47)个月。基于上述证据,本共识推荐根治性治疗前血清 AFP、AFP-L3、DCP 高水平为 HCC 复发的危险因素,并将上述血清 HCC 标志物水平作为高危和极高危人群识别的重要参考,以及 HCC 根治性治疗后人群复发风险分层的关键指标。

2.4 复发监测的方案 国内、外指南/共识均推荐 AFP 联合影像学检查作为首选监测方法。2017 年 《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指南》推荐 HCC 根治后 2 年内每3~6个月、2年后每6~12个月行AFP和 影像学监测。2018年欧洲肝脏研究学会指南建议 根治性肝切除术后第1年内每3~4个月监测 AFP 和超声、CT、MRI等影像学检查。2018年《欧洲肿 瘤内科学会指南》建议接受根治性治疗的 HCC 患 者2年内每3个月、之后每半年增强CT或MRI监 测。2020年《肝细胞癌肝切除术后复发预防和治疗 中国专家共识》提出对于复发高风险患者,术后2年 内每2个月复查1次超声和AFP,每3个月复查1 次增强 CT 或 MRI、胸部平片或 CT 平扫,2 年之后 时间可适当延长;对于中、低风险患者,复查的时间 间隔可适当延长,该监测方案主要强调加强术后2 年内的监测强度[36]。基于此,本共识依据 HCC 根 治性治疗后复发风险分层,制定常规监测与加强监 测策略,为临床医师规范诊疗提供重要参考。共识 提出,常规监测采用血清 AFP 或联合 AFP-L3、 DCP,及常规肝脏超声或多参数 MRI、CT 动态增强 成像,3个月内每1~2个月监测一次;3个月~2年 内每3个月监测一次,2年后每6个月监测一次。 加强监测是指进行肝脏多参数 MRI 或多期动态增 强 CT 检查,同步行肺部 CT 扫描,必要时联合 PET-CT 和(或)骨扫描检查,监测间隔为低复发风 险人群 12 个月;中复发风险人群 6~12 个月;高复 发风险人群 2 年内 3~6 个月,2 年后 6~12 个月; 极高复发风险人群 2 年内 3 个月,2 年后 3~6 个 月。对于影像学检查难以确定性质的肝内新发结 节,考虑诊断性肝穿刺活组织学检查。疑似骨骼、淋 巴结及肝外器官转移患者可行 PET-CT 和(或)骨 扫描检查明确。这种基于复发风险制定的分层监测 策略不仅有利于患者制定个体化治疗,同时在保证 最大监测效能的同时节省医疗资源及患者经济 负担。

3 HCC 根治性治疗后复发的处理

3.1 高危因素的处理 鉴于持续 HBV、HCV 感染 可增加 HCC 根治性治疗后复发风险,慢性 HBV、 HCV 感染相关 HCC 患者,无论病毒载量高低均应 积极抗病毒治疗,以降低复发风险[17]。荟萃分析显 示,根治性治疗后接受核苷(酸)类似物抗病毒治疗 复发风险降低 32%。一项纳入 9 项研究、5 298 例 患者的荟萃分析显示,替诺福韦与恩替卡韦均有助 于降低 HBV-HCC 患者根治性治疗后晚期复发风 险,且替诺福韦治疗的死亡风险更低[37]。干扰素 (interferon, IFN)治疗同样可降低 HBV/HCV-HCC 根治性切除后的复发率和病死率,但由于不良 反应, HCV-HCC 患者根治术后接受 IFN 治疗的比 例并不高,而 HBV-HCC 患者在无 IFN 应用禁忌的 情况下酌情应用。DAAs 问世为 HCV 感染人群抗 病毒治疗提供了新方法,日本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 究显示, BCLC A期 HCV-HCC 患者根治性治疗后 1年内应用 DAAs 药物获得 SVR 的患者 2年和 5 年复发率明显低于非 DAAs 治疗组,且 DAAs 治疗 组的二次复发率也显著降低[18]。因此,共识推荐根 治性治疗后 HBV-HCC 患者,应选择强效低耐药核 苷(酸)类似物抗病毒治疗,无 IFN 禁忌者可考虑聚 乙二醇 IFN 抗病毒治疗。HCV-HCC 患者应接受 DAAs 治疗并获得 SVR。除病毒性肝炎外, ALD、 MAFLD 等非病毒病因所致的 HCC 患者根治性治 疗后也应积极去除原发损肝因素,如戒酒、改善生活 方式、控制血糖、减重等,以降低肿瘤复发负荷。对 于合并肝纤维化、肝硬化基础的 HCC 患者根治性 治疗后应积极抗炎保肝、抗纤维化治疗,抑制肿瘤发 生高危始动因素。

3.2 预防复发的治疗策略 2017 年《亚太肝细胞癌管理临床实践指南》指出,对中风险(单结节>5 cm、无 MVI)和高风险(单结节>5 cm 伴 MVI或多发结节)HCC 复发人群应积极采取干预措施。经肝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是目前 HCC 根治术后预防肿瘤复发的新辅助治疗手段。HCC 患者肝切除术前半年内接受1次或多次 TACE 者,可延长术后5年 RFS。随机对照研究及荟萃分析均显示,根治术后辅助 TACE 治疗可提高中、高危复发风险

HCC 患者的 RFS 和长期生存率,TACE 还可发现传统成像手段在围手术期无法发现的微小肿瘤灶,便于制定合理的切除范围,减少残留卫星灶,降低HCC 复发风险^[38]。对于已发生 MVI、直径>5 cm或多结节性肿瘤患者,肝切除术辅助 TACE 可降低5年复发率^[38]。肝动脉灌注化疗可增加肝内局部药物浓度,抗肿瘤作用强且全身不良反应少,HCC 肝切除后辅助性肝动脉灌注化疗治疗将延长无病生存期,肝内复发风险降低44%。此外,根治术后辅助分子靶向药物同样显著降低近期和远期复发率。免疫治疗、中医中药在抗肿瘤复发,改善长期预后方面均有一定作用,但尚需大规模临床研究确证。

4 结 语

综上所述,HCC 作为全球第二大常见癌症相关 死亡原因,根治性治疗无疑是提升患者生存率,改善 预后的重要手段。由于诱发 HCC 根治性治疗后复 发因素受宿主免疫功能、肝脏基础状态、HCC生物 学特性,以及根治性治疗手段等多因素影响,因此对 于此类患者需加强术后管理、规范监测,以便及时发 现HCC复发并作出积极应对处理。虽然近年来 HCC 早期筛查和诊断方法更加精准全面,为 HCC 患者争取到更多根治性治疗机会和生存时间,但 HCC 复发监测和预防体系仍有待完善。AFP、 AFP-L3、DCP 等作为经典 HCC 诊断的生物学标志 物检测技术和诊断阈值的敏感度和特异度相对成 熟,且有证据显示其可作为 HCC 根治性治疗后复 发监测指标,但作为预测 HCC 复发风险的阈值仍 存在争议,有待未来大样本队列研究进一步确定其 理想敏感度和特异度阈值。因此,本共识在汇总最 新国际、国内权威研究基础上,结合临床实际问题详 细介绍了 HCC 根治性治疗后复发的高危因素,制 定了重点人群监测方案以及对于复发高危因素的处 理和预防措施,为临床医师规范 HCC 根治性治疗 后监测及预防复发提供科学指导。尽管如此,HCC 生物学特性、表观遗传学、宿主基因多态性、病毒与 宿主基因整合等与复发的关系尚待明确,如何应用 高敏感度且特异度的血清学标志物监测和早期诊断 HCC 复发、制定预防 HCC 复发的个体化方案,寻 找理想的生物标志物等尚有待更多的循证医学证 据。临床医生在运用专家共识指导临床实践过程 中,不能对共识内容生搬硬套、片面解读,应结合医 生的个人技能、临床经验及患者意愿等多方因素综 合考虑、医患共同决策制定最优化方案,以最终降低 HCC 患者根治性治疗后复发率,改善预后。

[参考文献]

- [1] Llovet JM, Kelley RK, Villanueva A, et a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Nat Rev Dis Primers, 2021, 7(1):6.
- [2]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原发性肝癌三级预防共识(2022 年版)[J].中华肝脏病杂志,2022,30(8):832-845.
- [3] Giuffrè M, Zuliani E, Visintin A, et al. Predictor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arly recurrence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surgical resection or ablation treatment;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J]. Diagnostics (Basel),2022,12(10);2517.
- [4] Bzeizi KI, Abdullah M, Vidyasagar K, et a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ecurrence and mortality rate post liver transplantation; meta-analysis and systematic review of real-world evidence[J]. Cancers (Basel), 2022, 14(20); 5114.
- [5] Singal AG, Kanwal F, Llovet JM. Global trend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pidemiology: implications for screening, prevention and therapy[J]. Nat Rev Clin Oncol, 2023, 20(12): 864-884.
- [6] Jia HD, Liang L, Li C, et al. Long-term surgical outcomes of liver resec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patients with HBV and HCV co-infection; a multicenter observational study [J]. Front Oncol, 2021, 11:700228.
- [7] 李长贤,张慧,吴晓峰,等.不同中国肝癌分期肝癌根治性切除 术后的临床效果及预后因素分析[J].中华外科杂志,2021,59 (2):134-143.
- [8] Li WF, Yen YH, Liu YW, et al. Preoperative predictors of early recurrence after resec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J]. Am J Surg, 2022, 223(5):945-950.
- [9] Yin X, Hua T, Liang C, et al. Efficacy of re-resection versus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for recurrent 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 stage 0/A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fter resection for primary HCC[J]. Transl Cancer Res, 2019, 8 (4), 1035—1045.
- [10] 刘召波,栗光明.肝移植术后肝癌复发防治进展[J].临床肝胆病杂志,2021,37(2):267-271.
- [11] Watanabe Y, Aikawa M, Kato T, et al. Influence of Child-Pugh B7 and B8/9 cirrhosis on laparoscopic liver resec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J]. Surg Endosc, 2023, 37(2):1316—1333.
- [12] Siu-Ting Lau R, Ip P, Lai-Hung Wong G, et al. 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 predicts short-term and long-term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curative liver resection[J]. Surgeon, 2022, 20(2):78-84.
- [13] Marasco G, Colecchia A, Colli A, et al. Role of liver and spleen stiffness in predicting the recurrenc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resection[J]. J Hepatol, 2019, 70(3): 440 448
- [14] Zhang EL, Li J, Li J, et al. Sub-classification of cirrhosis affects surgical outcomes for earl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dependent of portal hypertension[J].Front Oncol, 2021, 11: 671313.
- [15] Wang X, Zhao Y, Bai T, et al. Serum immune biomarker levels combined with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status predict